十誦律/卷第 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一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三十一(五誦之三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◎八法中般荼盧伽法第四(丹本云八法中苦切羯磨法第四之初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國有二比丘：一名般荼、二盧伽，喜鬪諍相言，共諸比丘鬪諍相言已，知是鬪諍比丘，便到其所言：「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復語第二部言：「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以是因緣故，未破比丘便破，已破者不可和合，僧中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喜鬪諍相言。知是鬪諍比丘，便到其所言：『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』復語第二部言：『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』以是因緣故，未破比丘便破，已破者不可和合，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」如是呵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般荼盧伽比丘：「汝等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喜鬪諍相言，知是鬪諍相言便到其所言：『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』復語第二部言：『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

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』以是因緣故，未破比丘便破，已破者不可和合，僧中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」如是呵已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。若更有如是人者，亦應與作苦切羯磨。若比丘於三事中有犯，應與作苦切羯磨：若破戒、若破正見、若破威儀。復有三事應與作苦切羯磨：喜鬪、喜諍、喜相言。有三種作苦切羯磨，非法非比尼：可破人不現前作、不先說其事作、不令憶念作。有三種如法：不可破人現前作、先說其事作、令憶念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人不現前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人現前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先說其事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先說其事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令憶念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令憶念作。復有三種非法非比尼可破：與不犯罪人作、與犯不可悔過作、與已悔過作。有三種如法不可破：為犯罪人作、為犯可悔過作、與未悔過作。有三種可破：不如法作、別眾作、與不犯罪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為犯罪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為可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為犯可悔過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與已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與未悔過作。

「苦切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般荼盧伽比丘，喜鬪諍相言，知是鬪諍比丘，便到其所言：「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復語第二部比丘言：「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以是因緣故，未破比丘便破，已破者不可和合，僧中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，隨汝般荼盧伽比丘幾時作不清淨行惡口不止，隨爾所時僧與汝等作苦切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苦切羯磨比丘行法者，是比丘不應與他受大戒；不應受他依止；不得畜沙彌；不得受教誡比丘尼羯磨，若先受不應教誡。不應重犯苦切羯磨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應作過是罪、不應呵諸羯磨、不應呵作羯磨人、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、不應從他乞聽、不應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不應遮布薩自恣、不應違逆清淨比丘，應折伏心如法恭敬。若不如是法行者，盡形不得離是苦切羯磨。」

即時諸比丘，受佛教小却一面，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。般荼盧伽比丘，得苦切羯磨已，心悔折伏恭敬柔軟，從僧乞解苦切羯磨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。佛語諸比丘：「若般荼盧伽心悔折伏，僧應與解。若更有如是人者，亦應與解。若比丘不如法行，僧不應與解苦切羯磨。若與他受大戒、與他作依止畜沙彌、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教誡比丘尼、若重犯罪、若作相似罪、若作過是罪、若呵羯磨、若呵羯磨人、若從他乞聽出清淨比丘罪、若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若遮說布薩自恣、違逆清淨比丘、不心悔折伏不柔軟，

不應與解。若如法行，僧應與解苦切羯磨。不與他受大戒、不與他作依止、不畜沙彌、不受教誡比丘尼。若已羯磨，不教誡比丘尼、不重犯罪、不作相似罪、不作過是罪、不呵羯磨、不呵羯磨人、不從他乞聽、不出清淨比丘罪、不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不遮布薩自恣、不違逆清淨比丘。若心悔折伏柔軟，應與解苦切羯磨。解苦切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般荼盧伽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念！我般荼盧伽比丘，喜鬪諍相言，知是鬪諍相言比丘，便到其所言：「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復語第二部比丘言：「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以是因緣故，未破比丘便破，已破者不可和合，僧中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，故僧與我等作苦切羯磨。我等得苦切羯磨，心悔折伏，今從僧乞解苦切羯磨。我等般荼盧伽比丘，今心悔折伏，僧憐愍故，與我等解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般荼盧伽比丘，喜鬪諍相言，知是鬪諍比丘，便到其所言：「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復語第二部比丘言：「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，汝等取勝，我當相助。」以是因緣故，未破比丘便破，已破者不可和合，僧中未起事便起，已起事不可滅，故僧與作苦切羯磨。是般荼盧伽比丘，得苦切羯磨故，心悔折伏，今從僧乞解苦切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般荼盧伽比丘解苦切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般荼盧伽比丘解苦切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◎

◎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施越比丘，數數犯罪、數數悔過，無有齊限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。若更有如是比丘，亦應與作依止羯磨。」佛言：「比丘三事中有犯，應與作依止羯磨：若破戒、若破見、若破威儀。復有三種：憙鬪、憙諍、憙相言。有三種作依止羯磨非法非比尼：可破人不現前作、不先說其罪作、不令憶念作。有三種作依止羯磨如法如比尼：不可破人現前作、先說其罪作、令憶念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人不現前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眾作、人現前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先說其罪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先說其罪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令憶念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令憶念作。有三種可破：與不犯罪作、為不可悔過作、與已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為犯作、為可悔過作、與未悔過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與不犯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為犯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為不可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為可悔過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為已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與未悔過作。依止羯磨有二種：一、應教汝依止某甲住；二者應說依止羯磨法。依止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眾中唱

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施越比丘，數數犯罪、數數懺悔，無有齊限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，隨汝施越幾時作不清淨行不隨順道，隨爾所時僧與汝作依止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依止羯磨比丘行法者，不應與他受大戒、不應受他依止、不得畜沙彌、不得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不應教誡、不應重犯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應作過是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作羯磨人、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、不應從他乞聽、不應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不應遮布薩自恣、不應違逆清淨比丘。」即時諸比丘，受佛教小却一面，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。

施越得羯磨故，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依止羯磨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若施越比丘心悔折伏，僧應與解。若更有如是人者，亦應與解。若比丘不如法行，僧不應與解依止羯磨、若與他受大戒、與他作依止、畜沙彌、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不應教誡比丘尼、若重犯罪、若作相似罪、若作過是罪、若呵羯磨、若呵羯磨人、若從他乞聽、若出清淨比丘罪，若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若遮布薩自恣、違逆清淨比丘、若不心悔折伏柔軟，不應與解。若如法行，僧應與解依止羯磨，不與他受大戒、不與他依止、不畜沙彌、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不應教誡比丘尼、不重犯罪、不作相似罪、不作過是罪、不呵羯磨、不呵羯磨人、不從他乞聽、不出清淨比丘罪、不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不遮布薩自恣、不違逆清淨比丘。若心悔折伏柔軟，應與解依止羯磨。解依止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施越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念，我施越比丘，數數犯罪、數數悔過，無有齊限，故僧與我作依止羯磨。我得依止羯磨故，心悔折伏，今從僧乞解依止羯磨。僧憐愍故，與我解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施越比丘，數數犯罪、數數悔過，無有齊限，僧與作依止羯磨。是施越比丘，得依止羯磨故，心悔折伏，今從僧乞解依止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施越比丘解依止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施越比丘解依止羯磨竟，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黑山國土，有馬宿、滿宿二比丘，污他家、行惡行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、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。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、共一盤食、共器飲酒、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、不受而食不受殘食法、鼓簧捻脣作音樂聲、齒作伎樂彈銅杅、彈多羅樹葉、作餘種種伎樂歌舞、著鬘瓔珞以香塗身、著香薰衣以水相灑、自手採華亦使人採、自貫花鬘亦使人貫、自頭上著華亦使人著、自著耳環亦使人著、自將他婦女去、若使人將去、若令象鬪、馬鬪、車鬪、步鬪、羊鬪、水牛鬪、狗鬪、雞鬪、男鬪、女鬪，亦自共鬪手、打脚蹋、四向馳走、變易服飾馳行跳躑、水中浮沒破截樹木、打臂、拍髀、啼哭、大喚、

或嘯謬語諸異國語、躑絕反行如魚婉轉、擲物空中還自接取、與女人共大船上載令作伎樂、乘象馬車輿、與多人眾吹貝導道入園林中，作如是種種惡不淨事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馬宿、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。若更有如是比丘，亦應與作驅出羯磨。」佛言：「比丘於三事中有犯，僧應與作驅出羯磨：若破戒、破見、破威儀。有三種應作驅出羯磨：憙鬪、憙諍、憙相言。有三種非法非比尼作驅出羯磨：可破人不現前作、不先說其罪作、不令憶念作。有三種如法如比尼作驅出羯磨：不可破人現前作、先說其罪作、令憶念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人不現前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人現前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先說其罪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先說其罪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不令憶念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令憶念作。有三種作驅出羯磨可破：與不犯罪作、為不可悔過作、與已悔過作。有三種作驅出羯磨不可破：為犯罪作、為可悔過作、與未悔過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與不犯罪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為犯罪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為不可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為可悔過作。有三種可破：非法作、別眾作、與已悔過作。有三種不可破：如法作、和合僧作、與未悔過作驅出羯磨。

「驅出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馬宿、滿宿比丘，污他家、行惡行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、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，僧今與某甲作驅出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馬宿、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，隨汝馬宿、滿宿幾時不捨是不清淨行，隨爾所時與汝作驅出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馬宿、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驅出羯磨比丘行法者，不應與他受大戒、不得受他依止、不得畜沙彌、不得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不應教誡、不應重犯得驅出羯磨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得作過是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作羯磨人、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、不應從他乞聽。不應言：『我當出汝罪。』不應遮布薩自恣、不應違逆清淨比丘，應折伏心如法恭敬。若不如是法行者，盡形壽不得離驅出羯磨。」即時諸比丘，受佛教小却一面，與馬宿、滿宿作驅出羯磨。

馬宿、滿宿得驅出羯磨故，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驅出羯磨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若馬宿、滿宿比丘心折伏者，僧應與解。若更有如是人，僧亦應與解。若比丘不如法行，僧不應與解驅出羯磨、若與他受大戒、與他作依止、畜沙彌、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教誡比丘尼、若重犯罪、若作相似罪、若作過是罪、若呵羯磨、若呵羯磨人、若從他乞聽、若出清淨比丘罪。若言：『我當出汝非。』若遮布薩自恣、違逆清淨比丘。不心悔折伏柔軟，不應與解。若如法行，僧應與解驅出羯磨，不與他受大戒、

不與他作依止、不畜沙彌、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不教誡比丘尼、不重犯罪、不作相似罪、不作過是罪、不呵羯磨、不呵羯磨人、不從他乞聽、不出清淨比丘罪、不言：『我出汝罪。』不遮布薩自恣、不違逆清淨比丘。若心悔折伏柔軟，應與解驅出羯磨。解驅出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馬宿、滿宿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憶念！我馬宿、滿宿比丘，污他家、行惡行。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、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，故僧與我作驅出羯磨。我等得驅出羯磨故，心悔折伏，今從僧乞解驅出羯磨。僧憐愍故，與我等解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馬宿、滿宿比丘，污他家、行惡行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、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，僧與作驅出羯磨。是馬宿、滿宿比丘得驅出羯磨故，心悔折伏，今從僧乞解驅出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馬宿、滿宿比丘解驅出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馬宿、滿宿比丘作解驅出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迦尸國有聚落，名磨叉止陀，是中有豪貴居士，名曰質多羅，饒財多寶、田宅人民、奴婢眷屬。是人歸依佛法僧，不疑佛法僧、不疑苦集盡道，見諦得道。於磨叉止陀聚落菴羅林中起僧房，請比丘僧：「願諸大德！於此菴羅林僧房中住，我當供養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亦能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，唯除比尼。」時有比丘，名欝多羅，於質多羅居士菴羅林中，作僧房摩摩帝、帝帝陀羅。爾時有優波斯那比丘和檀提子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，俱皆阿練兒納衣乞食，樂處空地來去坐立，飲食衣鉢威儀清淨，起人敬心，遊行迦尸國，到磨叉止陀聚落。質多羅居士見是客比丘，來去坐立、飲食衣鉢威儀清淨，即起敬心清淨。因是客比丘故，請僧明日到自舍食。時僧房主，聞質多居士不先語我：「因客比丘故請僧舍食。」「我是質多居士菴羅林中摩摩帝帝、帝陀羅僧房主。質多居士不問我，因客比丘故請僧舍食。過是夜已，我當共是居士語。」是欝多羅比丘作是思惟，至地了著衣持鉢到是居士舍，見辦種種多美飲食敷種種雜色坐具，問言：「何以無胡麻歡喜丸？」居士答言：「我今樂說一喻，若聽者當說之。大德欝多羅！北方有估客眾，擔雞東方市易。有烏來下，與雞共合生子，鳴時亦不能作鷄聲、復不能作烏聲，設欲鳴時作雞烏聲。欝多羅！汝亦復如是，雖種種說佛法善語，又說惡語。」欝多羅比丘言：「汝呵罵我，此是汝菴羅僧房，還以相付。我當往東方詣佛所供養親侍。」居士言：「大德！住我僧房中，我當盡形供給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。又當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，唯除比尼。」是比丘再三語居士言：「汝呵罵我，此是汝菴羅僧房，還以相付，我往東方詣佛所供養親侍。」是居士又第二、第三請言：「欝多羅！住我僧房中，當盡形供養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又當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，唯除比尼。」爾時欝多羅比丘，欲往東方詣佛所，時居士語言：「汝所說事及我所說，具向佛說莫得增減。汝今不受我請，

後必還來。」欝多羅比丘即持衣鉢遊行，向舍衛國詣佛所，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。諸佛常法，有客比丘來，以是語言問訊：「可忍、可足、安樂住不？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極耶？」佛以是語問訊欝多羅比丘：「可忍、可足、安樂住不？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極耶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可忍、可足、安樂住，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極。」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聞已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欝多羅比丘作下意羯磨，令向質多羅居士下意懺悔。若更有如是人，僧亦應與作下意羯磨。若比丘三事中有犯，應與作下意羯磨：破戒、破見、破威儀。又三種應與作下意羯磨：憙鬪、憙諍、憙相言。若比丘有五法，僧應與作下意羯磨：若比丘呵責佛、若呵法、若呵僧、若破戒、若破威儀。又有五法，僧應與下意羯磨：若惡口向白衣、若罵白衣、若毀呰白衣家、若別離白衣家、若方便求驅白衣出欲令得衰惱。復有五法，僧應與作下意羯磨：惡口向比丘，罵比丘、毀呰比丘、破比丘利養、求方便驅比丘出令得衰惱。復有五法，僧應與作下意羯磨：教白衣共白衣鬪、教白衣共比丘鬪、教比丘共比丘鬪、教比丘共白衣鬪、說白衣所不喜事。僧作下意羯磨，作下意羯磨時先應思惟三事：是居士所說為實不實？此比丘能作是事不？是比丘可令下意不？如是思惟已，然後作下意羯磨。作下意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質多居士供給僧，如事大家。是欝多羅比丘，現前惡口呵罵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欝多羅比丘作下意羯磨，令向質多居士懺悔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欝多羅比丘作下意羯磨，令向質多居士懺悔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爾時僧應遣一堪能比丘，將欝多羅比丘到質多羅居士所，語居士言：『是比丘現前惡口呵罵汝，僧已如法治，汝今聽是比丘懺悔。』若受懺悔者，即時令是居士離聞處著可見處，欝多羅比丘應向是比丘作突吉羅懺悔。若是居士不受者，僧爾時應更與二堪能比丘語居士言：『欝多羅比丘現前惡口呵罵汝，僧已如法治，汝當受懺悔。』若受者，即令居士離聞處住可見處，欝多羅比丘應向二比丘作突吉羅懺悔。若復不受者，爾時僧即更受與若三、若四堪能比丘語居士：『是比丘現前惡口呵罵汝，僧已如法治，汝當受懺悔過。』若受者，即令居士離聞處住可見處，欝多羅比丘應向是諸比丘作突吉羅懺悔。若復不受者，若是居士多知多識，有大勢力、有官力、賊力，自能作惡事惱亂眾僧若令人作，僧應語是比丘言：『是居士多知多識，有官力、有賊力，能自作惡事亦能令人作，汝當離是住處去。』若是比丘強住者，眾僧無罪。」

佛在俱舍彌。爾時車匿比丘，犯可悔過罪。諸比丘憐愍欲益利安樂故，語其罪：「教令如法見罪悔過，莫覆藏。」車匿言：「我不見罪，云何悔過？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車匿作不見擯。若更有如是比丘，亦應與作。若比丘三事中有犯，應與作不見擯：破戒、破見、破威儀。復有三事，僧應與作不見擯：憙鬪喜諍、憙相言。僧欲作不見擯時，先應思惟五事：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見擯，不共布薩說戒自恣、不共

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、不共帶鉢那、不得隨上座起禮迎送，以是因緣故，鬪諍事起相言相罵、僧破、僧諍、僧別、僧異。思惟是五法已，不應作擯。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見擯，不共布薩、說戒、自恣、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、不共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禮迎送，以是因緣故，不起鬪諍相言相罵、僧和合、無諍、無別、無異。思惟是五事已，應與作不見擯。犯罪比丘亦應思惟五事：若諸比丘與我作不見擯，不得共我布薩、說戒、自恣、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、不共帶鉢那、不得隨上座起禮迎送。何以故？諸比丘樂持戒、有慚愧，不能為我故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行。思惟是法已，應受不見擯。作不見擯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車匿比丘，犯罪不如法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車匿比丘作不見擯，隨汝車匿幾時犯罪不如法見，僧隨爾所時與汝作不見擯。諸比丘不共汝作羯磨、不共汝住於僧事中：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、自恣、不得入十四人數、不與汝共事共住，猒惡汝如旃陀羅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車匿比丘作不見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不見擯比丘行法者，不應與他受大戒、不應受他依止、不應畜沙彌、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不應教誡、不應重犯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應作過是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羯磨人，不應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、供養衣鉢、臥具、洗脚、拭脚脚机，若無病不應受他按摩，心悔折伏柔軟。」佛言：「若不如是法行者，盡形不得離是羯磨。」即時諸比丘，受佛教已小遠一面，與車匿比丘作不見擯羯磨。

作不見擯羯磨已，車匿比丘心不折伏，作是言：「我何豫汝等事？我不數汝等。」作是語已便持衣鉢，向鴦伽國、摩竭國、迦尸國、憍薩羅國、鳩留國、般闍羅國、阿葉摩伽阿般提國，從一住處至一住處。諸國土比丘聞車匿被擯，不共作羯磨：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、自恣、不入立十四人數、不得共事，猒惡如旃陀羅，皆不共住、不共事。還來俱舍彌國，心悔折伏，從僧乞解不見擯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車匿比丘解不見擯。若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解。若比丘不如法行者，僧不應與解不見擯、若與他受大戒、與他作依止、若畜沙彌、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教誡比丘尼、若重犯罪、若作相似罪、若作過是罪、若訶羯磨若呵羯磨人、若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、若不病受他按摩、若作白衣相、若作外道相、若與外道共事、不應作便作、不學比丘戒、呵罵比丘、惡口向比丘、毀呰比丘、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、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、憙鬪諍相言、心不折伏不恭敬柔軟。若如是行者，不應與解不見擯。若得不見擯比丘，不與他受大戒、不與他作依止、不畜沙彌、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不教誡比丘尼、不重犯罪、不作相似罪、不作過是罪、不呵羯磨、不呵羯磨人、不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、不受洗脚拭脚脚机、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、不作白衣相外道相、不與外道共事、作所應作、學比丘戒不呵罵比丘、不惡口向比丘、

不毀呰比丘、不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、不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、不喜鬪諍相言，心悔折伏恭敬柔軟。若如是行者，應與解不見擯。解不見擯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車匿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念！我車匿犯可悔過罪，不如法見故，僧與我作不見擯。諸比丘不與我共事、共住、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、自恣及諸羯磨、不得入立十四人數、厭惡我如旃陀羅。今我車匿已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不見擯羯磨。僧憐愍故，與我解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車匿比丘，犯罪不如法見，僧與作不見擯羯磨，諸比丘不與共事、共住、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、自恣、不得入十四人數，厭惡如旃陀羅。車匿比丘今心悔折伏，從僧乞解不見擯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車匿比丘解不見擯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車匿比丘解不見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長老車匿，犯可悔過罪。諸比丘憐愍欲利益安樂故，語其過罪，教令如法悔過。答言：「我見是罪，不能如法悔過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車匿，作不作擯羯磨。若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作。」佛言：「若比丘三事中隨犯，應與作不作擯羯磨：若破戒、若破見、若破威儀，應與不作擯。復有三事，僧應與不作擯：喜鬪、喜諍、喜相言。僧欲作不作擯時，先應思惟五事：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作擯，不共布薩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、不共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禮迎送，以是因緣故，鬪諍事起相言相罵、僧破、僧諍、僧別、僧異。思惟是五法已，不應作擯。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作擯，不共布薩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禮迎送，以是因緣故，不起鬪諍相言相罵、僧和合、無諍、無別、無異。思惟是五法已，應與作擯。犯罪比丘亦應思惟五法：是諸比丘與我作不作擯，不得共我布薩自恣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迎禮拜。何以故？諸比丘樂持戒、有慚愧，不能為我故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行。思惟是五法已，應受不作擯羯磨。

「不作擯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車匿比丘，犯罪見罪，不能如法悔過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車匿比丘作不作擯，隨汝車匿幾時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過，僧隨爾所時與汝作不作擯，諸比丘不共汝作諸羯磨：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、自恣、不得入立十四人數、不與汝共事共住、厭惡汝如旃陀羅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車匿比丘作不作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得不作擯比丘行法者，不應與他受具戒、不應與他作依止、不應畜沙彌、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不應教誡、不應重犯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應作過是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羯磨人、不應出清淨比丘過、不應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、

不應受洗脚拭脚脚机供養、除病不應受他按摩，應心悔折伏柔軟。」佛言：「若不如是法行者，盡形不得離是羯磨。」即時諸比丘，受佛教小却一面，與車匿比丘作不作擯羯磨已，車匿比丘心不折伏，作是言：「我何豫汝等事？我不數汝等。」作是語已便持衣鉢，向鴦伽國、摩竭國、迦尸國、憍薩羅國、鳩留國、阿葉磨伽阿般提國，從一住處至一住處。諸國土比丘聞車匿比丘被擯，諸比丘不共作羯磨不共住，於眾事中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不得入立十四人數、不得共事共住，厭惡如旃陀羅，皆不共住、共事。

車匿比丘還俱舍彌國，心悔折伏，從僧乞解不作擯羯磨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車匿比丘解不作擯。若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解。若擯比丘不如行法者，僧不應與解、若與他受具戒、與他作依止、若畜沙彌、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教誡比丘尼、若重犯罪、若作相似罪、若作過是罪、若呵羯磨、若呵羯磨人、若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、若不病受他按摩、若作白衣相、作外道相、若與外道共事、不應作便作、不學比丘戒、呵罵比丘、惡口向比丘、毀呰比丘、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、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、喜鬪諍相言，心不悔折伏恭敬柔軟。若不如是行者，不應與解不作擯。若得不作擯比丘，不與他受具戒、不與他作依止、不畜沙彌、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不教誡比丘尼、不重犯罪、不作相似罪、不作過是罪、不呵羯磨、不呵羯磨人、不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、不病不受按摩、不作白衣相、不作外道相、不與外道共事、作所應作、學比丘戒、不呵罵比丘、不惡口向比丘、不毀呰比丘、不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、不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、不憙鬪諍相言，心悔折伏恭敬柔軟。若如是行者，應與解不作擯。解不作擯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車匿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憶念！我車匿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故，僧與我作不作擯。諸比丘不與我共事共住、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不得入立十四人數，厭惡我如旃陀羅。我車匿今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不作擯羯磨。僧憐愍故，與我解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車匿比丘，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過，僧與作不作擯羯磨。諸比丘不與共事、共住、共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不得入立十四人數，厭惡如旃陀羅。車匿比丘得是羯磨故，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不作擯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車匿比丘解不作擯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車匿比丘解不作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阿利吒比丘，生惡邪見言：「我如是知佛法義，佛所說障法，行是障法不能障道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阿利吒比丘作不捨惡邪見擯。

若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作。」佛言：「若比丘三事中有犯應與作惡邪不除擯：若破戒、若破見、若破威儀。復有三事：憙鬪、憙諍、憙相言。僧與作惡邪不除擯，爾時先應思惟五法：若我等與是比丘作惡邪不除擯，不共布薩自恣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禮迎送，以是因緣故，鬪諍事起相言相罵、僧破、僧諍、僧別、僧異。思惟是事已，不應作擯。若我與是比丘作惡邪不除擯，不共布薩作諸羯磨、不共中食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禮迎送，以是因緣故，不起鬪諍相言相罵、僧和合、無諍、無別、無異。思惟是事已，應與作擯。犯罪比丘亦應思惟五事：是諸比丘與我作惡邪不除擯，不得共我布薩作諸羯磨、不得共我中食帶鉢那、不隨上座起禮迎送。何以故？諸比丘有慚愧、樂持戒，不能為我故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行。思惟是事已，應受惡邪不除擯。惡邪不除擯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言：「我如是知佛法義，佛所說障法，行是障法不能障道。」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阿利吒比丘作惡邪不除擯。汝阿利吒，隨汝幾時生惡邪見不如法悔過，僧隨爾所時與汝作惡邪不除擯。諸比丘不共汝作羯磨，不共汝住於僧事中：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不得入十四人數、不與汝共事共住，厭惡汝如旃陀羅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阿利吒比丘作惡邪不除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惡邪不除擯比丘行法者，不應與他受具戒、不應與他作依止、不應畜沙彌、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先受者不應教誡、不應重作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應作過是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羯磨人、不應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、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，應悔心折伏柔軟。」佛言：「若得擯比丘不如是行者，盡形不得離是羯磨。」即時諸比丘，受佛教已小却一面，與阿利吒比丘作惡邪不除擯。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阿利吒比丘解惡邪不除擯。若更有如是人，亦應與解。若擯比丘，不如惡邪不除擯行法者，僧不應與解、若與他受具戒、與他作依止、若畜沙彌、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若教誡比丘尼、若重犯罪、若作相似罪、若作過是罪、若呵羯磨、若呵羯磨人、若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、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、若作白衣相、作外道相、若與外道共事、不應作便作、不學比丘戒、呵罵比丘、惡口向比丘、毀呰比丘、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利養、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、憙鬪諍相言，心不折伏恭敬柔軟。若如是行者，不應與解。若擯比丘，不與他受具戒、不與他作依止、不畜沙彌、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、不教誡比丘尼、不重犯罪、不作相似罪、不作過是罪、不呵羯磨、不呵羯磨人、不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、不病不應受他按摩、不作白衣相外道相、不與外道共事、作所應作、學比丘戒、不呵罵比丘、不惡口向比丘、不毀呰比丘、不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利養、不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、不憙鬪諍相言，心悔折伏恭敬柔軟。若如是行者，應與解惡邪不除擯。

「解惡邪不除擯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阿利吒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憶念！我阿利吒生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我知佛法義，佛所說障法，行是障法不能障道。」故僧與我作惡邪不除擯。諸比丘不與我共事、共住、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不得入十四人數，厭惡我如旃陀羅。我阿利吒，今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惡邪不除擯羯磨。僧憐愍故，與我解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我知佛法義，佛說障法，行是障法不能障道。」僧與作惡邪不除擯羯磨，諸比丘不與共事、共住、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不得入十四人數，厭惡如旃陀羅。阿利吒比丘得是羯磨故，心悔折伏柔軟，從僧乞解惡邪不除擯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阿利吒比丘解惡邪不除擯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阿利吒比丘解惡邪不除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(八法般荼盧伽法第四竟)